“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基督以此作为八福的开头。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宣告时，不禁觉得有些奇怪：我自认是一个虚心学习的人，那么，就因为在学业上的虚心，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天国就是我的了吗？

　　深入地了解这句话以后，我才知道，基督所说的虚心，乃是指向一个人的灵性。思高本《圣经》把这句话译为：“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基督是要告诉我们，那些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将会得到天国。

　　一般意义上的“虚心”和八福里所谈到的“虚心”都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贫乏，前者指向智性，后者指向灵性。所谓灵性，乃是指一个人对圣洁、公义和种种美善的追求。这些美好的品质，是从造物主来的。

　　人往往在智性上虚心，而对自己灵性的贫乏一无所知。在我未曾知道这一点之前，我的追求不过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人。但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认识到：智性上的追求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加真实和美善，反倒是常常让我因那些从前人领受来的知识而矜夸，又学会了以巧妙的言辞来遮掩自己的错误甚至粉饰这些错误为它们穿上美丽的外衣，更懂得了以所谓的理性和格调来为自己的冷漠和傲慢找到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算不上相当不堪的一个人，可是为什么在我里面依然会有许许多多我并不愿意承认的丑恶呢？为什么我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样拥有爱与热忱、懂得谦卑和怜悯呢？原来，我的灵性早已经贫乏到了死亡的境地。

　　起初，造物主告诉始祖，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始祖妄图与造物主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吃下那果子之时，人的灵性就已经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样已经死亡了。从始祖开始，人就以自己的标准取代造物主的标准，企图以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完美。然而，一个有限的被造物虽然可以知道善恶，却无法自觉地在二者之间选择善、弃绝恶，因为善的标准太高，而恶却能带来罪中之乐，所以宗徒保禄以他自己为例，深刻地揭示人的灵性之贫乏：“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虽然人可以认识到自己灵性的不足，但无法认识到自己灵性的死亡，因为人心早已成为了罪的仆役。人为自己定下的灵性的标准和追求灵性的方法，都是相对的，当一个人自认为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标准而具备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又怎么能保证他所谓的美德不会成为一种骄傲的资本而将自己视为比他人更高等、更有价值呢？我知道，在历史上就有一些被认为是有着高尚品德的人，是以一种从容的态度将他们眼中那些不配活在世上的人送入死地。

　　人往往用追求智性的方法来追求灵性的改变，在我初作信徒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我常以为，懂得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越多就越能具备  神所嘉许的品质，但那不过是妄想。而当我真正懂得在造物主面前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盛满罪恶的容器，对于追求真理和美善都一无所能，那些曾经成为我的骄傲的知识和教养也就不再成为我与造物主之间的阻拦，反倒成为了造物主借着我去祝福他人的途径。

　　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企图以自己的好行为来改变灵性的贫乏状态，但正如人所定的灵性的标准是相对的，好行为也是相对的：也许一个人的好行为，不过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偶像崇拜或者只是在毫无意义地苦待自己；也有可能，一个人的好行为虽然有益于他人，但他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丰富感，这样的好行为又怎么不会助长了他里内的骄傲呢？他的善行越多，他的骄傲越甚。我们应该明白，如果好行为不是灵性的自然流露，那么它必如无根的树木一样终必枯萎或者如建在沙堆上的房屋一样终必坍塌。

　　基督以祂的降世和受难为那些承认自己灵性贫乏而又希冀着天国的人指明了一条道路：这不是一条追求名望和权力、追求财富和享乐的路，更不是一条教人以为自己更加美善、更加高尚的路，这条路是要人首先坦诚自己的贫乏和罪恶，承认自己的一切的善行都不过有如污秽的衣服般不堪遮体；在谦卑地履行爱的命令、施予怜悯的过程中逐渐让基督引领自己通往更美好的境界。人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贫乏，并将自己的心全然归于基督，他也就不再渴望以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受到人的称赞，而只求在谦卑地履行基督所赋予的使命中得到祂的嘉许。

　　天国并不遥远。当我们追随基督，效法祂的样式时，我们又怎么不会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属于天国的呢？